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二十二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註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佑高誘鄭元盧植融絶不豫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悞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註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勅修禮記大全始廢鄭註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絶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熊安生爲熊安二人姓名並悞足徵校刊之疎謹附訂於此貞觀中勅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

月令解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虙撰虙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虙端平初入講幄時所纂未及講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即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

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又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邱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註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爲鹽卽衞湜之書尙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庶徵而推衍之遂爲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虛解皆未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爲虛設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各爲一編參删其複於例爲協間有删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

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
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
爲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爲即不韋作論者據漢
書百官表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
輿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
尉輿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集舊文
或附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
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
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謨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

已見黃氏融滙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見黃氏日鈔陳氏則不復標出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宇集中櫟所作自序卽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殆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卽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爲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

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閣後終於
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爲
鋟板於江東漕院越九年淣復加校訂定爲此本
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
尾閱三十餘載故採摭羣言最爲賅博去取亦最
爲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
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
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亦
最爲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

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儀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亦皆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既

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
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註學記術有序
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
禮鄉大夫實無此文註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
公彥儀禮疏乃孔頴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
頗爲論者所譏然朱子註詩騋牝三千引禮記問
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註孟子神農之
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註書
釐降二女於媯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

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爲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註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註爲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註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澔註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註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

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爲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註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著勒成一家然與先

又註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註星有好
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是皆
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爲
學海而註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
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尚誤記爾雅爲
禮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
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註孝經論語
之法故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
尊經義考以兔園冊子詆之固爲已甚要其說亦

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賾驟讀爲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爲無益是以

國家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然復

欽定禮記義疏博採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制作之旨併退澔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是則

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以錮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厯議曰顓頊厯即夏厯湯作殷厯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厯宋延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别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

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爲尤甚陳澔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爲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

月令明義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禮記大全三十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勅撰以陳澔集說爲宗所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隣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

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

又道周自爲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爲未協特其所

注雜采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語叅稽考證

於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

漫爲推衍禨祥則改經雖謬而其因事納誨之忱

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表記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黄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自序

以爲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爲表記之所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
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
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土爲取則於洛
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布此歲功所由成政事
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
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併細載中星距極遠
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彖象以爲此聖
人數治之原每一月分爲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
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於後考堯典中

由名考說文解字表裏字皆從衣此篇名表記者
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云以其記
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
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為附會又是篇古注分
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
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
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經文體
例合於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
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云此經文廣明恭敬之

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緇衣集傳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創立名目案鄭康成云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原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是本有辨別善惡之義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說証以史事於愛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詳明剴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傳略採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三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

爲牽合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証旁通頗有發明猶
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
發揮深切往往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黄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自序
以爲聖人之防亂莫大於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
記爲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証但國
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於語怪而以爲借
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

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
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
間其愼如此陳澔集說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
餘章已乖違古義道周乃約爲三十六章併强立
篇名隨心標目尤爲自我作古無所師承其說則
全引春秋解之謂表坊二記不專爲春秋而以春
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夫
坊記一篇猶有數條通於春秋至表記篇則多言
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証之於經旨亦

目之間雖有未忍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
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畧云備蓋莊烈帝銳
於求治而闇於知人輕信輕疑漫無鑒別十七年
內易閣臣者五十賢姦淆雜卒至於亡賀逢聖致
仕之時斷以振作無緒一語可云先見道周此書
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權衡進退所重在君子小人
消長之間不必盡以章句訓詁繩也

儒行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五雖亦

而以爲爲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
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
又戴記本爲一篇而分爲三十章章各創爲之目
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第其意存鑒戒於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
所終極頗爲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
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
猶有畔者是隱爲春秋書大夫之强起例又云春
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春秋之法則道周此

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記文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云云則章旨本經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較表記坊記緇衣之目尙近於自然其所集之傳亦雜引歷代史傳以某某爲能自立某某爲剛毅意在上之取士執此爲則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併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葢經爲儒者言道周之傳則爲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諸經其用力最深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經文四十九篇釐爲七十七卷附載圖五卷其詮釋七例亦與周官義疏同三禮以鄭氏爲專門王肅亦一代通儒博觀典籍百計難之弗勝也後儒所見曾不逮肅之棄餘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詆鄭氏不聞道韓愈所謂不自量者其是類歟然周官儀禮皆言禮制禮記則兼言禮意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故宋儒之所闡發亦往往得別嫌明微之旨此編

者莫如易學觀其與及門朱朝英何瑞圖劉履丁輩往復商推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其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故推衍亦爲深至若禮記五篇則借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証或不免有疏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郢書燕說國以大治茍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埀教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廣據羣言於郊社樂舞裘冕車旗尊彝圭鬯燕飲饗食以及月令內則諸名物皆一一辨訂即諸子軼聞百家雜說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詳徵博引曲證旁通而辨說則頗採宋儒以補鄭注所未備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删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前文以存舊本惟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戸之爭葢言各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

衡鑒之至精也至於

誌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
數禮記則多明其義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
中斂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
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編推繹
經文發揮暢達而大旨歸於謹小慎微皇自敬德
以納民於軌物衛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鎔
鑄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聖人制作之意惟
聖人能知之矣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御纂諸經易不全用程傳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書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詩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春秋於胡傳尤多所駁正刊除而尚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惟禮記一經於陳澔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篇仰見睿裁精審務協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廣等禮記大全依附門牆隨聲標榜之謬矣

深衣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前

衽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圖止畫裳四幅葢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爲定說宗義忽改剏四幅之圖殊爲臆撰其釋衽當旁也謂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考鄭註衽裳幅所交裂也郭璞方言註及玉篇註俱云衽裳際也云裳際則爲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葢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義誤襲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

衽不明經文在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衽當之是不特不知衽之爲裳旁而并不以衽爲裳幅二字全迋葢踵孔疏而加誤矣其釋續衽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裳下齊一丈四尺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則上下俱濶而中狹象小要之形故名續衽其說尤爲穿鑿其釋袂圜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

往泛採異說如曲禮席間函丈鄭以兩席併中間爲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羣鳥養羞性德既云集說未爲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爲羞之說云足廣異聞則明知集說之不誤而强綴此二條矣曾子問魯昭公慈母一條既用鄭註孔疏以補澔註又引陸佃之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

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刪補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是編因陳澔禮記集說疎舛太甚乃爲條析而辨之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悞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澔說而援引考証以著其失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澔說並不載焉頗採宋元明人之論於鄭註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註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澔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

國朝李光坡撰坡有周禮述註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註疏又疑其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讖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爲可恨鄭氏祖讖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爲臚列其他自五禮之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衆詁在諸經註疏中最爲詳核何妄詆與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爲鄭祖緯啟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註啟之乎又多約註疏而成鮮

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衆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即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狠毋求勝分毋求多澔註稱况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為之矣是雖立澔於旁恐亦無以復應也然則讀澔註者又何可廢是編歟

禮記述註二十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辨註疏以周官大樂正爲大司樂師氏爲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薦璧用樂薦血實柴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爲薦稷之事其論至爲明晰於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荆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爲嘗當

有新意而指註疏爲舊說凡此之類皆冒前人郎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爲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軼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掃門戶之私見雖義

於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今注謂一獻一酳尸疏
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皆具有所見足備
禮家一解他如謂執雁奠雁皆爲舒雁而非雁鴻
之雁不知禮用雁贄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若舒
雁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卽緣
也緣字疑衍其意葢謂當作純袂純邊按鄭注曰
緣緆也孔疏云既夕謂鄭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方氏慤曰褎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
其純皆半寸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凡斯之類

有樂於內則天子之閣一條謂疏以閣爲庖厨非是蓋閣所以置果蔬餄餌也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爲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胖共鼎羊以羔耳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

學者此書亦頗有可採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爲後來之炯戒焉

檀弓疑問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鶴亭錢塘人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驂舊館人爲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爲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

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爲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愼也一段末世子之記一段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刪定六經維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栢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爲世詬厲矣苞在近時號爲

郕爲誤則不可又乘丘之戰一條泰衢疑魯莊公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左傳所云敗績覆壓者是也槩以戰衂爲疑亦疏於考據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註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爲之折衷與陳澔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爲精核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

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爲難戀居讐者不反兵而鬬
爲敵亂端會黠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爲非狂肆
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爲齊襄公妻非
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
劉知幾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惟師及齊
師戰於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爲郊字之誤葢據春
秋戰於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
城之郎在今廢魚臺縣地哀公十年與齊戰之郎
則爲魯近郊地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謂郎即郊則可謂

不入公門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即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即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註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爲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然據玉藻有長中繼揜尺之文然繼揜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袀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絝袜漢書萬石君傳註中帬若今中衣釋

於祖廟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
於主烝嘗禘於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
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於
新廟此廟實爲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
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於廟
門外註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
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
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
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云襲裘

没喪而母死其除服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矣承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即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爲免冠及皇氏髽衰爲露紒髽之誤尤爲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税承特宗其説而於經文弟子字雖不敢如

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卽褻衣也然則中衣
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𣲖說
爲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註曰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
祥祭也此主爲先有父母之服今有喪長子者其
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𣲖謂玩註
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顈以前値練祥不得行止
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顈而
値前喪一期再行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

襟而旁爲衽說文乃以衣襟爲衽則不獨裳爲衽矣又爾雅曰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褸謂之衽郭璞註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而郭註又云或曰衽裳際也云裳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考蓋據璞註後說也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

劉知蔡謨直以爲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註爲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

深衣考誤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深衣之制衆說糾紛永據玉藻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之文知裳前後當中者爲襟爲裾皆不名衽惟當旁斜殺者乃名衽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衽衣裣也裣卽襟永以裳之前爲

漢戴德撰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三卷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並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其餘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爲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爲

卽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卽
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其釋經文衽在旁三字實
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在
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漢時
謂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衣右後衽
之上使鉤而前孔疏誤合續衽鉤邊爲一其說亦
考証精核勝前人多矣

附錄

大戴禮記十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缺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始以注歸之鄭康成考注內徵引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别出夏小正一卷註云戴德撰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遊胡游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

儒王應麟困學記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
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
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纉前
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併注訛舛幾
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今以各本
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
於下方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
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
經之羽翼爾

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為一篇而附以注釋又以關洛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其關本注釋二十三處亦併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鑑前編所注實無以勝之於是書可謂有功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蓋講學家各尊所聞非公論也其中如

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
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采其
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
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
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
德傳字今本訛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
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
崧卿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屢經傳寫
傳與本文混淆爲一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

案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併移入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大戴禮記舊附於經史經籍志學齋佔畢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爲十四經之說然經籍所云別無佐證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未可臆加以經號今以二戴同源附錄於禮記之末從其類也

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閒諸則九月之辰繫於日十一月之於時日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耒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爲未允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簡奥尤不易讀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

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五卷附錄二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稱隋書經籍志列鄭元及阮諶等三禮圖九卷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張鎰三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宋史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云四部書目内有三禮圖十二卷自開皇中勅禮部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則所謂六本者鄭元一阮諶二夏侯伏朗三張鎰四梁正五開皇所撰六也然勘驗鄭

經部二十二

禮類四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聶崇義撰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重加考訂宋初上於朝太祖覽而嘉之詔須行考禮圖始於後漢侍中阮諶其後有梁正者題諶圖云陳留阮士信受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

犧象尊作一器繪牛象林光朝亦譏之曰聶氏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則畫穀蒲璧則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帶胯上粟文耳是宋代諸儒亦不以所圖爲然然其書抄撮諸家亦頗承舊式不盡出於杜撰淳熙中陳伯廣嘗爲重刻題其後云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舊帙錄之以備一家之學此書世所行者爲通志堂刊本或一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說附載圖四隙行欵參

志元實未嘗爲圖殆習鄭氏學者作圖歸之鄭氏歟今考書中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即如少牢饋食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制飾器必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龜上下甲蓋者意擬之辭而是書敦與簠簋皆作小龜以爲蓋頂是一器之微亦失鄭意沈括夢溪筆談譏其犧象尊黃目尊之誤歐陽修集古錄譏其簋圖與劉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趙彥衛雲麓漫鈔譏其爵爲雀背承一器

所爲阮諶夏侯伏朗張鎰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時儒風淳實尚不以鑿空臆斷相高聶崇義叅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踵謬沿訛在所不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圖所載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間踈漏多端洪邁諸人已屢攻其失績以漢儒爲妄作而依據是圖殊爲顛倒然所採陸陳諸家之說如齊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犧尊純爲牛形王肅據以證鳳羽婆娑之誤齊景公器出晉永康中象尊純爲象形劉杳據以

差尋覽未便惟內府所藏錢曾也是園影宋鈔本每頁自爲一圖而說附於後較爲清整易觀今依仿繕錄焉

三禮圖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鎭江府知府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爲尤多與舊圖大異考漢時去古未遠車服禮器猶有存者鄭康成圖雖非手撰要爲傳鄭學者

證象骨飾尊之非瀳璧刻文如蒲荏敷時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時沈括據以證蒲形禾形之謬此書並採用其說亦足以備一解至於宮室制度輿輪名物凡房序之位輢較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補崇義之闕且以拾希逸之遺其他斑荼曲直之屬增舊圖所未備者又七十餘事過而存之未始非兼收並蓄之義也

學禮質疑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考辨古

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為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為中門内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可知斯大所云誤亦顯著斯大又謂士止為小宗不得為大宗以士無祖廟也今考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

承天之神與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則郊兼祈穀之明證家語雖出依託然皆綴緝舊文其郊問篇稱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王肅注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與鄭杜二家尤爲契合斯大別爲創論非也斯大又謂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國中今考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賈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又左傳閔公二年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杜預註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潁達曰魯是周之

楊倞註曰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爲大宗明矣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元注曰宗子之無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孔顥達疏曰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又曾子問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鄭注曰祭於家容無廟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廟而爲宗子者矣今斯大謂有始祖廟乃得爲大

之學也

讀禮志疑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是編以三禮之書多由漢儒採輯而成其所載古今典禮自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以及名物器數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齟齬不合因取鄭孔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書務得其中並旁及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者悉爲採入其有疑而未決者則仍闕之故曰讀禮志疑案禮經自經秦

祖姑是高祖有廟今考小記孔疏曰妾無廟爲壇祔之耳則妾雖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廟觀雜記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嫡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爲從祖立廟也又安得爲高祖之妾有廟乎凡此皆自立異說略無顯據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闡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

禫主鄭駁王肅制尊劉駁鄭於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之文謂温直是蘊藉不當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末卜禘不視學取孔疏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駁集說不五年不視學之說謂司尊彝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爲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見絕無門戶之私至於緇紂純三字謂純當作紂古人字亦誤用後來不可不愼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黃羣書備考以買公彥訛作賈逵人所共知何煩深辨

火雖多殘缺不完而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𣴎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詣之醇誠近代儒林所罕見至於討論三禮究與古人之終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篤信鄭注往往不免附會而陳澔集說尤為舛陋𣴎其隨文糾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實非俗儒所能及如論孔疏月令引太史職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並舉則分年歲單舉則可互稱又詳

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至於時祭之外禘爲大祭所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語出緯書本不足據祫對犆爲義不對禘爲義也奇齡辨大禘與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時祭必合祭故稱祫則皆發昔儒所未及於經義不爲無補錄存其說亦足資禮家之采擇焉

參讀禮志疑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是書取陸隴其所著讀禮志疑以己意附參於各條之

而亦特立一條爲之駁正此葢閱書時隨筆標記門弟子編次校刊乃誤入正文末知簡擇固不足爲龐其病矣

郊社禘祫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前答門人李塨問南北郊分祀及問有禘無祫之說末附艾堂問自注云同郡學人集於艾堂所問此則專論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見於周禮本有明文疑無北郊之祀者本無庸置辨

地矣又聘禮設飧亦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簋數饌於賓其陳設皆自堂及庭及門取其羅布目前如敘所云則饌亦設於堂後矣敘又謂士無朝服元端即士之朝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考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既云素韠則素裳矣與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無以異未嘗獨以黃裳元裳雜裳之元端爲朝服也又魯語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士固非無朝服敘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謂大夫士無西房故士喪禮主人

下其於大禮大端若謂南郊卽爲圜丘大社卽爲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寢不得倣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饗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說皆主王肅而黜鄭元故頗與舊註相左其謂東西夾室不在堂之兩旁而在東西房之兩旁考儀禮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卽位於堂之上下如敍所云則大夫及宰乃違衆而獨立於堂後及東西房兩旁隱蔽之

之例也其不標三禮之名而義實兼釋三禮者亦併附焉

禮書一百五十卷內府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談記稱其許少張榜登科又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註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爲太常博士賜緋衣不旬餘而卒又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義郎宋史則作官至秘書省正字然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與廌所記

括髮衆主人免於房而婦人乃獨髽於室以無西房故也其說本孔疏可破陳祥道禮書之惑又謂大夫士廟亦嘗有主與通典所載徐邈及清河王懌之議相合如斯之類亦多深得經義固可與龐其之書並存不廢也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鄭康成有三禮目錄一卷此三禮通編之始其文不可分屬今共爲一類亦五經總義

祫謂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說論禘大於祫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闢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爲王安石之徒見晁公武讀書志祥道論語解條下安石說經既剏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佃禮象今不傳惟神宗時詳定郊廟禮文諸議今尚載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別解與祥道駁鄭畧同蓋一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然綜其大致則貫通經傳

同薦又稱嘗爲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爲進之乞送秘閣及太常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則稱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宋史陳暘傳則稱禮部侍郎趙挺之上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案樂書實二百卷宋史字誤）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則薦振孫所記爲確公武朝廷聞之之說非其實也其中多掊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

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即是書也其刱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後嘉定丁丑始刊板於南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爲四十二篇中缺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尚未脫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故用舊名集傳集註是爲王朝禮中缺卜筮一篇目錄內踐作第三十一以後序說並缺蓋未

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陳振孫稱其論辨精博間以繪畫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晁公武元祐黨家李廌蘇門賓客皆與王氏之學異趣公武則稱其書甚精博廌亦稱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則是書固甚爲當時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儀禮經傳通解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

榦之言有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嘗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榦之所編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尚未訂定而榦又沒越四年壬午張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後楊復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合別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

成之本也所載儀禮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析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乃移入前陳器服章加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雖不免割裂古經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因撰是書以存先聖之遺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亦考禮者所不廢也其喪祭二門則成於朱子門人黃榦蓋朱子以創稿屬之榦復原序述

榦之言有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榦之所編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尚未訂定而榦又沒越四年壬午張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後楊復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合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

國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樹峯金匱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恭是書因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網羅衆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

大夫冠禮而有婚禮以下四句謂當在家語冠頌內疑簡錯於此經頗涉臆斷是書則仍記文之舊不從通解尤爲詳愼亦未嘗曲相附合也葢通解朱子未成之書不免小有出入其間分合移易之處亦尙未一一考證使之融會貫通永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務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識趣相去遠矣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註三禮則發明經義輯通禮則歷代之制皆
備焉為例不同故弗能合為一類也

書儀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考隋書經籍志謝元有內外書儀四
卷蔡超有書儀二卷以至王宏王儉唐瑾皆有此
著又有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蓋書儀者
古私家儀注之通名崇文總目載唐裴茝鄭餘慶
宋杜有晉劉岳尚皆用斯目光是書亦從舊稱也
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

之用精粗條貫所具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
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
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
緯非剽竊餖飣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
作有過之無不及矣
右禮類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淵閣著
錄
案通禮所陳亦兼三禮其不得併於三禮者

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載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朱子謂二程與横渠多古禮温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又與蔡元定書曰祭儀只是於温公書儀内少增損之云云則朱子固甚重此書後朱子所修祭儀爲人竊去其稿不傳則此書爲禮家之典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之言謂書儀載婦入門之日即拜先靈廢三月廟見爲非禮引朱子語錄以爲慼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一

語又謂檀弓明載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
殷而云周已戚書儀載祔廟在卒哭後於禮爲太
遽案杜預左傳註謂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
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
故爲先配而後祖其事與廟見無關光未必緣此
起義又古者三月廟見乃成爲婦故有反馬之禮
有未及三月而死則仍歸葬母家之禮後世於親
迎之日即事事成其爲婦三月之内設有乖忤斷
不能離婚而遣之設有夭折斷不能舉柩而返之

也何獨廟見之期堅執古義乎至於殷練而祔孔
子善之其說雖見檀弓考宋史禮志所載祔廟之
儀實從周禮國制如是士大夫安得變之亦未可
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禮所圖不內
外掩襲則領不相交此書釋曲祫如矩以應方句
謂孔疏及後漢書馬融傳注所說似如頸下別施
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正方如今時服上領衣不知
領之交會處自方疑無他物云云闡發鄭注交領
之義最明與方言衿謂之交郭璞注爲衣交領者

亦相符合較家禮所說特爲詳確斯亦光考禮最精之一証矣禮記大全檀弓忌日不樂條下載劉璋之說引司馬氏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云云此本無之然此本首尾完具似從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闕佚者或劉璋偶誤記歟

家禮八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

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
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决非朱子
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
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
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
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其錄
得携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
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
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

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
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
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
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
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
寅僅二年其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
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
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
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

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没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畧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

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五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弱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遽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遽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托之朱子所

於後而一一詳証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裁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印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並精核有據懋竑之學篤信朱子獨於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况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畧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

禮及投壺鄉社禮別爲一卷附之大抵皆簡明切要可見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猶爲有用之書視所訓詁之皇極經世支離曼衍敝精神於無益之地者有空言實事之分矣

朱子禮纂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書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家禮二書外凡說禮之條散見於文集語類者以類纂集分爲五目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縷析條分具有統貫雖採

泰泉鄉禮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號也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傳佐之學雖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多切實際是書乃其以廣西提學僉事乞休家居時所著凡六卷首舉鄉禮綱領以立教明倫敬身爲主次則冠婚以下四禮皆略爲條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舉五事曰鄉約鄉校社倉鄉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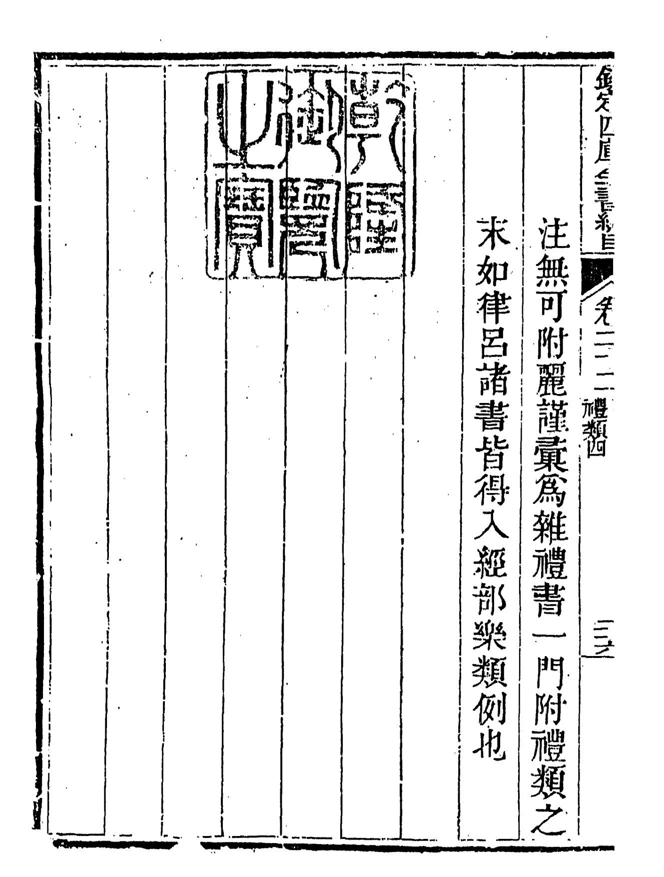
備載之意然朱子說禮之言參差散見猝不能得其端緒光地類聚而區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學禮者亦爲有功矣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一名二重禮譜蓋欲成喪祭二禮嗣以喪禮別有吾說編因惟存祭禮其說取古禮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爲名凡分七門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時五曰祭儀六曰祭器七曰祭物

輯不無遺闕若文集有答潘恭叔書論編儀禮記章句答王子合書論居喪家祭又有周禮三德說樂記動靜說書程子禘說後等篇此書皆不見錄又與吳晦叔書論太廟當南向太祖當東向雖與此書所錄答王子合書大義相合然答晦叔書更爲詳盡今乃刪詳而存畧又集載鄂州社壇記前列羅願在鄂州所定壇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禮故詳述之以補禮文之闕而此書乃盡刪前篇但存其按以下云云亦失朱子

末附外神其中冬二條雖間與朱子家禮爲難不出奇齡平日囂爭之習然家禮實非朱子之書以王懋竑篤信朱子而白田雜記乃反覆辨是書之依託其言具有根據則奇齡之辨又不能盡以好勝目之矣其間如謂漢唐以來人臣無建廟之文南渡紹興嘉泰諸年詔秦檜韓侂胄立廟而制終未定考宋龔鼎臣東原錄稱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則安得謂漢以後人臣無建廟之文其論後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



注無可附麗謹彙爲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
末如律呂諸書皆得入經部樂類例也

之祭致凡為人子者不得祭父則所祭四親係他人之親並非已親所祭之父係他人之父並非已父措辭尤乖皆不免於瑕纇蓋其大意務通人情故不免有違古義然大致斟酌變通於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託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犂然有當固不妨存備一說耳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